



文学徜徉录

公仲

作家出版社

文学徜徉录

公仲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徜徉录/公仲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3

ISBN 7-5063-1191-7

I. 文… II. 公…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选集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2480 号

文学徜徉录

作者: 公 仲

责任编辑: 吴 言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有色曙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20 千

印张: 9

插页: 2

印数: 001—530

版次: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91-7/I·1179

定价: 1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作为自选集，这算是第二部了，仍属文学评论，不过，对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评论分量加重了。散文未收，而特收入了两部电视文学剧本。也说明我在文学徜徉中有了新的领域。不过，触“电”毕竟不好受，只能偶尔尝试，适可而止，未敢陷得太深，担心不能自拔。最后，还附录了几位老一辈文学大家丁玲、艾青、荒煤、冯牧给我著作的一些序言、评论，这里包含了他们对我的热情鼓励和真切关怀。令人痛心的是他们竟都已先后作古，而我至今还未能给他们献上哪怕一篇怀念文章作为纪念。其实对于他们，我是有许多话要说的，但总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在等待着，有朝一日，我是会向他们一一倾诉衷肠。我深深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所欠下的怀念、纪念文章的债越来越多，也许下一部自选集，就将是一部怀念集了。

附录中还收入了两位文友吴海、张渝生对我创作的评论文章。除去他们那些过誉溢美之词，也许从中还能看到我在文学徜徉中的某些真实面孔。权立此存照，以自勉，以鞭策。

今日选此集子，已完全排除了某些功利的目的，既不为职称，也不为评奖，相信没几个人会看，更无人要买，只是送诸文友，放诸书架，聊以自慰罢了。然而，我仍心不甘地硬要出版此集，何故哉？

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是怕那些散见于各种报刊书籍的文章无端失落或不便寻找？那么，收集到一起来了又有什么用呢？是为了证明自己近几年劳作毕竟有了一些收获成果？可这一些文字又究竟能值几个子儿？

我的一生就是教书匠，40多年教龄，可说是桃李满天下了。从北京中央的部长到省里的厅长、部队的军官、学校的老师、商界的大款、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无一没有我的学生，再加上海外异国的洋博士、洋老板，已远超过了孔老夫子的“化三千”了。然而，学生众多，并不能说明什么，最多也只是证明自己已成老油条，不合时宜的冬烘先生了。至于学生的成就，应该是他们自己奋斗的结果，与教师何干？尽管中国文化传统是尊师的，号称天地君亲师，第五把交椅。而实际上，仍是臭老九。当今，包括美国在内，教师的地位、待遇，在社会上仍是较低的。历史上，唯孔老夫子有部《论语》，传世不朽，其余的芸芸众生，被视为草芥，何足挂齿。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过眼烟云，稍纵即逝。人总不能白来一遭，总该为人类社会、为后代留下一点什么。我相信文章千古事，富贵一时荣。为官者，权倾一时，呼风唤雨，作威作福，好不威风。然一旦下台，狗屎都不如了。有钱人，腰缠万贯，挥金如土，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然而两腿一伸，一切都化为乌有，一丝一毫也带不走。唯有文章，只要有一点思想，一点精神，一点情感，一点智慧，它就能长留世上，传诸后人。当然，假话、大话、空话的文章是人所不齿，没有生命的。遗憾的是，这个集子，应该承认，其中也是有假、大、空的东西。一则，由于社会环境的污染，当下，甚至连水和空气都遭到了严重的污染，作为一名凡夫俗子，自己是无法幸免的；再则，往往这假、大、空也是一种保护色，它可以给某些真、善、美的东西以华丽合时的伪包装，以求得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权。有心人是可以从中看出其用心之良苦。总之，我还是希望这个集子能给人留下一点什么的。但愿，它并不全是我那“洋博士”儿子曾所说过的那句深深刺痛我心的话：“都是一堆文化垃圾。”

1997年1月14日于南昌大学

目 录

自 序	(1)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状况的汇报与我们的观点	(5)
简评 90 年代井冈山斗争题材的文艺创作	(9)
走出西部文学小农意识的阴影	(18)
追求光明一生的哲理总结 ——评艾青《光的赞歌》	(26)
论胡平创作道路	(34)
感情真挚 基调明快 ——黄宗英、柯岩的报告文学	(43)
审美观与审美视角的某种转移 ——评陈世旭长篇小说《梦洲》	(51)
不赶时髦的艺术形象 ——评短篇小说《“团长”们》	(60)
漫谈《海南的大陆女人》	(63)
荒唐的往事 辛酸的真情 ——简评短篇小说《乡情二题》	(68)
赵淑侠的中国情结 ——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和《赛金花》	(70)
心灵相通，异曲同工 ——评《松花江的浪》	(79)
社会转型期的一面明镜 ——评黄春明 60、70 年代小说	(85)

“我，也是一颗下凡的星……”	
——读吕大明散文札记二则	(91)
善和美的虔诚、执著的追求	
——简评郭枫散文	(98)
独特的感悟和灵性	
——读梁凤仪系列小说	(104)
“梦莉”能有几多愁	
——评梦莉的散文创作	(108)
序《走向新世纪》	(111)
序《快乐的塑泥人》	(113)
儒商——社会进步的标志	(117)
潇洒的文学人生——尤今评传	(122)
阳刚之气，锦绣之笔——丛甦评传	(140)
《井冈之子》(电视文学剧本)	(161)
《鹤琴曲》(电视文学剧本)	(235)

附录：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序	丁玲 (268)
序《台湾新文学史初编》	艾青 (270)
我看电视剧《井冈之子》	荒煤 (271)
序《文学评论的阐释》	冯牧 (273)
历史：追寻与延续	
——评电视文学剧本《井冈之子》	吴海 (275)
永远青春——公仲印象	张渝生 (280)

世界华文文学 研究状况的汇报与我们的观点

（一）情况汇报

我们江西大学当代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88年。今年五月，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准备建立江西唯一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定名为南昌大学。我们即改名为南昌大学当代文学研究所，并成为学校重点系所之一。我们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含当代台港澳文学）；世界华文文学（重点是新马泰华文文学与北美华文文学）。我们所的一个特点是：文学史、文学评论、文学创作三头并进。现有教授3名、副教授6名，其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4人。五年来，出版学术专著11部，文学作品集14部，发表学术论文170篇，创作多集电视剧两部（中央台已播，获省政府奖）。获全国奖15项，省级奖31项，已成为国内当代文学学术研究中心之一。

我们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起步较晚，是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先行者的带动下，于80年代初才开始的。江西虽地处内地，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江西劳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飘流海外，人数很多，仅次于沿海诸省，位居全国第五。50、60年代以来，海外涌现出的知名作家中，江西籍的为数不少。再加之80年代以来，我们加强了与海外的学术交流：请海外作家学者来校讲学，也出

访外国讲学，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换信息、书刊资料等。80年代后期，我们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出版了有关专著三部，论文十多篇。今年，受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委托，将在庐山承办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现已有10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回函要出席会议。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了一个好的交流学习的机会。

（二）关于“隔岸观花”

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我们深知在地域环境、物质基础等方面客观条件之不足，我们只能是“隔岸观花”，靠难以得全、得详的间接资料来分析研究，不能实地考察，直接采访，故往往难免于失之全面、准确。然而，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对大陆现当代文学较深刻透彻的了解和认识。由于多年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扎实基础，我们可以把世界华文文学放置在中国文学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历史背景下来进行观照、对比，使研究能够进入更深层次，具有理论的高度。我们现在正着手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视角来观察追寻世界华文文学的走向，计划写成专著与诸君探讨。这种研究，也是扬我之长，避我之短，而且也许可以超脱出当今研究中蜂拥而上的写概观、写史、编辞典的思维模式。

其实，“隔岸观花”，也未尝不可。以当今科学技术之发达，完全可以逐步做到借先进的电脑技术、现代通讯手段，来获得最新、最全、最详的各种文学信息资料。以文会友，何必躬亲。况且，对研究对象，保有一定的距离感，可使研究避免许多主观的人为的偏激因素，使之更为冷静、客观、公正。台港某些学人对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一些专著，采取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态度，固然有某些根据（如史实的差错等），但是，不能不说，这里面有很大

程度的主观、片面的偏见。东坡先生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是之谓乎？所以说，“隔岸观花”，是一法也。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经济形势的广泛影响，中华经济圈正在形成和发展，令人瞩目。以此为基础和后盾的世界华文文学，已经走出低谷，正在出现新的高潮。作为语系文学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母体和发源地中国，在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方面，已有了重大的进展。中国社科院，设立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各省社科院和高等院校已有几十所华文文学的研究机构，并有一批专门杂志报刊，不少全国性大报也辟有华文文学专栏。现在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专著达十多种。文学史、概观不下五部，大辞典也超过三部。然而，应该说，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介绍性、普及性著作居多，学科专题性、学术性不够。不过，当今研究势头令人乐观，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深层，从美学、从语言结构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已越来越为人所关注。可以预见，21世纪随着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飞速发展，研究成果也必将硕果累累，达到新的水平。

香港梁锡华教授说，从长远观点看，海外异域的华文文学，终将要走向消亡。我以为，这不无道理。尽管当代的海外华文作家、学人竭尽生平，致力于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第二代第三代，以至于第四代第五代，他们的后代、接班人，其华语水平，必将是一代不如一代，更毋庸言华文文学的创作了。这真是有消亡之虞。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可是，我们无须悲观。海外华文文学的辉煌业绩，将永载史册，它值得我们代代研究、传诵。而且，我天真地在想，终有一天会世界大同。那时的电子世界、电脑文字输入功能定以语音输入为先进。那么，华语在语音上的音韵、节奏、抑扬顿挫的优越性便充分显示出来了。在人类社会上，华语可以与任何一种语系相抗衡。也许那时，海外的华文文学又将兴起，甚至一统天下。

这当然是可笑的后话。在今日，我们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无论从近期或远期观点来看，都是十分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们当不遗余力地为之奋斗。

香港《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论文集》

1993年6月23日

简评 90 年代井冈山斗争题材的文艺创作

(一)

“整整六十年了，终于远离了喧嚣的都市，来到了已是这样僻静、安宁的井冈山。当年的硝烟烽火呢？当年的刀光剑影呢？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井冈山？这就是千万烈士用鲜血浇灌的红土地？”（《井冈之子》旁白）

可不是么？如今的井冈山，再也听不见那隆隆的炮声，再也看不见那血雨腥风。她和平、宁静、秀美、闲适，从外表看去，似乎已经没有了革命战争的痕迹。然而，它毕竟还是一座革命的大山，革命的摇篮，有着十分丰富的革命历史宝藏。尽管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于 1927 年 9 月进入井冈山下的三湾，到 1929 年 1 月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前后只有一年零四个月，但这段历史给井冈山所留下的革命历史题材的素材，至今仍未能充分利用起来。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还未能有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堪称为真正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当年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井冈山仍然是座富矿，有待于文学界的仁人志士们前去发掘开采。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历史已成过去，井冈山的革命斗争精神却是永存。据当年井冈山前委秘书江华近日的调查，今日幸存的井冈山红军战士，全国只剩十四位，其中女战士仅有两名，均在八十开外。这更显出井冈山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紧迫性和

重要性，我们如不能及时地抢救珍贵的历史题材，成功地创作出一批反映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我们就真是愧对先烈，愧对人民了。

值得欣喜的是，90年代以来，来自故乡的江西人民终于拿出了一批反映井冈山革命斗争较好的文学作品，有的还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省首届文艺基金奖，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无疑属于上乘之作。这些作品，应该说，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方面，较以往的同类作品，有所突破和创新，并为今后创作，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开拓了更新更广阔的道路，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总结的。限于篇幅、时间和精力，这里仅结合两三部文艺作品，谈谈自己的感想体会。

(二)

这批能较好地反映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以当代人的唯物史观来观照历史，从作品的题材选择、主题构思，到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以及语言特征，无不经过了当代意识的筛选、提炼、提升。这样，历史与现实相联通，历史的纵深感与现实的责任感相交融，给历史赋予现实的意义，使作品无论在品位上，还是思想深度上更上一个层面。

意大利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沃尔顿说得更具体，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说：“历史之光并非投射在客观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史人的身上，它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实。”

电影《井冈山》的作者们就是这样写史的。他们着眼于现实，从现实出发，把镜头的焦距，集中调整到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会师这一段历史。作者没有去写起义军的“过五关，斩六将”，而是

着力写“败走麦城”。影片一开始，就是敌人追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接着是师长余洒度和苏先俊逃跑，再加之团长陈浩通敌叛变。起义部队已成残兵败将。而毛泽东好不容易重新整顿了队伍，又被省委特派员强令把队伍拉去湖南支援湖南暴动，造成队伍伤亡惨重，根据地群众遭殃。然而，就是经过如此严酷的流血斗争、生死考验，才把这支部队锻炼成坚不可摧的革命生力军。作者写这段历史的现实目的就在于从不断的失利与挫折中表现毛泽东作为一位领袖人物的沉着镇定，雄才大略，同时，也印证了毛泽东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战略思想的正确性。这对当今新一代的青年人，进一步深刻认识当年井冈山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英明远见，是很有现实价值的。

无独有偶，长篇小说《山帅》也是写这段从秋收起义至井冈山会师的历史的。小说不仅写了秋收起义部队失利、受挫，损失惨重，以至逼上井冈山，同时还写了收编、改造袁、王末代绿林军以及贺子珍的爱情故事。发人深思的是，就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并且得到巩固之时，湖南省委特派员却带来撤销毛泽东职务并开除党籍的决定，要拉部队回湖南。于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眼见就又要沦丧到敌人手中，根据地的百姓们就要横遭劫难。顿时，漫天阴霾铺天盖地而来，大好的革命形势又要遭到重大挫折。小说到此，戛然而止。这是个悲剧结局，是以革命的暂时失败告终。然而，却更深刻地给我们提示了一个真理：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当年革命幼稚病，盲动主义，急躁情绪，使革命遭受的损失太大了。今日的我们，当好好认真总结这些教训，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国经济建设的时期，也当好好记取这种急躁、盲动幼稚病的教训，建设与革命一样，也要高瞻远瞩，有宏大深远的全局战略思想，这也就是小说的现实教育意义了。

同样也是以悲剧形式反映井冈山斗争的三集电视剧《井冈之子》，它要告诫现实的就是一句话：极左路线害死人。三位同窗好

友，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上了井冈山。然而由于极左思想和宗族矛盾，其中两人竟密谋策划，怂恿红五军将已经得到改造的袁文才、王佐杀害了，致使整个井冈山根据地的丧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二人最后竟又由于极左路线的指使，把他们也当AB团给杀害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极左路线统治下，与敌人搞阵地战，结果节节败退，根据地消耗殆尽，被迫开始了万里长征。而三同学中剩下的唯一的陈正人，也被极左路线所迫害，不准随军长征，只有在战友陈毅的帮助下，流亡到白区去治病。白区茫茫无边，此去生死难卜。故事就在这悲壮的气氛中徐徐落幕。它给我们所留下的并不是对历史的评说，事实上，这段历史的功过是非，已经有人公断；它主要是对现实说话，要记取极左错误的教训，铲除极左生长的土壤。因为在中国长期封建、封闭的小家经济王国里，极左思潮一旦与宗族、宗派、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是极易生殖、繁衍、发展起来的。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得好：“重建过去并不是目的本身，它是在现实利益推动下产生的，具有一个现实的目的。”

《井冈之子》的现实目的，就是说：今日的中国，极左路线造成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

(三)

90年代以来，这批反映井冈山斗争的作品，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在历史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特别是关于领袖人物形象的刻画，开始注重写一种平常人物的平常心，即使是领袖、英雄人物，他们也同样具有一颗平常心。正像老托尔斯泰所说：“在艺术家笔下，历史人物应该以他实在的面貌出现，而不应头上罩着光轮。……对艺术家来说，不可能而且不应当有英雄，就只当有人，……在个人生活中将历史人物作为平常的人来加以广泛的

刻画。”（《托尔斯泰评传》第1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这也就是说，让领袖、英雄们从神坛上走下来，走到普通平常人中去，这样更能使领袖、英雄人显得真实可信，亲切可爱。

电影《井冈山》对毛泽东形象的描绘，不仅写了他率领义军，突破重围，度过险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写了他韬光养晦，缩减队伍，整顿内部，改造绿林，建立与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足智多谋的战略思想，而且，还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生活领域，写了毛泽东作为平常人遇到挫折、困难、委屈、压抑时所表现的苦恼、郁闷、愤慨、烦躁的复杂心情。当上级无端地宣布要处分他，而且还要把队伍拉去湖南时，毛泽东愤懑至极，可作为一名党员、战士，又要服从纪律。在这内心极度矛盾、苦闷无处发泄之时，影片用了向中央写信和独自一人到外面去吹箫，让《满江红》的旋律“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仰天长啸……”来表达他内心悲愤激荡的心情。这样把毛泽东作为一个平常人来描绘他内心激情所表现的真实心境，反而更能引起广大观众、读者的同情、共鸣，领袖、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反而更能得到净化、升华。

长篇小说《山帅》也有这段情节描写，小说用的是毛泽东在毛边纸上抄下一段屈原《楚辞》的诗句：“……伤怀永哀兮，沮沮南土。……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毛泽东古学渊博，爱读古诗，用抄屈原《楚辞》以寄托自己的悲愤心情，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吹箫与抄古诗，在这里，取得了异曲同工的妙用。

电视剧《井冈之子》，结尾也是一场告别戏，这里用的却是主人公陈正人自己的一首七言绝句：“南天漫道逞腥风，北风高悬照太空，壮志凌云终有日，盛花时节定重逢。”这也是一个平常人的离别诗，却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中矢志不移，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真挚感情。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以平常人的平常心来写领袖人物，时至

今日，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的。有人总是担心，这样会有损于领袖的伟大形象的塑造。比如在《井冈之子》中，有一个毛委员抓虱子的细节。这本来很能说明当时艰苦困难的革命环境的。毛委员一边读报一边抓虱子的专注情景，既颇有苦中作乐的生活情趣，又表现了革命者的一种乐观精神和一个平常人的可爱可亲的童心。然而却有人公开严厉批评这个细节，说不真实，甚至上纲到污辱领袖形象，还说“至少不是五讲四美。”这真叫人啼笑皆非。其实，毛泽东、朱德在当年曾多次风趣地谈过：“谁身上没有虱子，谁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这是有史可证、有据可查的，用艺术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又有何不可呢？

（四）

近些年来，这些反映井冈山斗争的作品，在情节结构和语言上，也有较明显的特色，这就是结构的精巧、情节的生动和语言的丰富多彩。

法国诗人龙沙曾说过：“在相当高妙的创造之后，美丽的结构跟着就会出现，因为结构与作为一切事物之母的创造相随，有如影之随形。”而我国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说：“结构二字，在引商刻羽之先。”对于结构，一说先，一说后，其实，都是强调其重要性的。文学创作，先有了创意，后来必须考虑结构；先要谋篇布局，结构好了，才能动手创作。结构在其间，是关键的一环，结构的好坏，直接影响创意的实现，作品的成败。

在写井冈山斗争的作品中，近几年来，在情节结构方面的确是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的。随着经济大潮的涌起，文学走向世俗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学发展机制的市场化，形式的通俗化，似成了气候。但这并不是件坏事，倒是适应经济发展，沟通文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文学得以顺利发展的